



## 民權的保障

胡適

前幾天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席上，楊杏佛先生說了一句很沉痛的話：「爭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裏還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先進的民族得着的民權，不是君主欽賜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無數的先知先覺奮鬥力爭來的，是用血寫在法律條文上去的，是時時刻刻靠着無數人的監督才保障得住的。沒有長期的自覺的奮鬥，決不會有法律規定的權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權利，若沒有養成嚴重監護自己的權利的習慣，那些權利還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規定我們的權利，決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權利的保障全靠個人自己養成不肯放棄權利的好習慣。

「權利」一個名詞是近三十多年來漸漸通用的一個新名詞。當這個名詞初輸入的時代，梁任公先生等屢作論文，指出中國人向來缺乏權利思想，指出中國人必須提倡這種權利思想。其實「權利」的本義只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關係應該是「義務」，後來才變成法律給予個人所

應享有的「權利」。中國古代思想也未嘗沒有這種「義務」的觀念。孟子說的最明白：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正是「權利」的意義。「一介不以與人」是尊重自己所應有；「一介不以取諸人」是尊重他人所應有。推而廣之，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正是個人自尊其所應有，自行其所謂是。孔墨兩家都還有這種氣概。但柔道之教訓，以隨順不爭「犯而不校」為處世之道，以「吃虧」為積德之基，風氣既成，就無人肯自衛其所應有，亦無人肯與強有力者爭持其所謂是。梁先生們所謂中國人無權利思想，只是這種不爭不校的風氣造成的習慣。在這種習慣支配之下，就有了法律規定的人權民權，人民也不會享用，不會愛護的。

然而普通人的知識和能力究竟有限，我們不能期望人人都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些什麼，也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够監護自己的權利。中國人所以不受護權利，不但是長久受了不爭與吃虧的宗教與思想影響，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原因，就是中國的法制演進史上缺乏了一個法律辯護士

的職業。我們的老祖宗只知道崇拜包龍圖式的清官，却

不會提倡一個律師職業出來做人民權利的保護者。除了

王安石一流遠見的政治家之外，多數儒生都不肯承認法律

是應該列為學校科目的。士大夫不學法律，所以法律刑名

的專家學識都落在一種受社會輕視的階級的手裡，至高的

不過為刑名師爺，下流的便成了訟棍狀師。刑名師爺是幫

助官府斷案的；人民的辯護還得倚賴自己，狀師訟棍都不

能出面辯護，至多不過替人民寫狀子，在黑影子裏『把案

』而已。我們看『四進士』戲裏訟師宋士杰替他的乾女兒

打官司，狀子是按院大人代寫的，是宋士杰出庭代訴的，

還幾乎完全敗訴了，我們看這戲的用意，可以想見我們的

老祖宗到了近代也未嘗不感覺到法律辯護士的需要。但『

四進士』的編著者是個無名的天才，他的見解完全不能代

表中國的一般社會。普通人民都只知道訟棍是惹不得的，

宋士杰是人間少有的，同包龍圖一樣的不易得。所以他們

只希望終身不入公門，不上公堂；上了公堂，他們只準備

遭殃，絲毫沒有抵擋，沒有保障。好勝是天性，而肯吃虧

是反人情。中國人的肯吃虧，不好訟，未必是宗教與哲學

造成的，絕大的造因是因為幾千年來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

律師階級。

西洋人的權利思想的發達同他們的宗教信條正相反。

基督教的教主也是教人不抵抗強權的；『有人打你的左臉

，你把右臉也給他打。』然而基督教的信條終久不能埋

沒羅馬人提倡法律的精神。羅馬不但遺留下了羅馬法典，

更重要的是她遺留下的法學與辯護制度。士大夫肯終身研

究法律，肯出力替人民打官司；肯承認法律辯護是高尚的

職業，而替人伸冤昭枉是光榮的功績，——有了這種風氣

和制度，然後人民有權利可說。我們不要忘了：中古歐洲

遺留下的最古的大學，第一個（Siena）是醫科大學，

第二個（Boheme）就是法科大學，第三個（巴黎）才是

神科大學。我們的士大夫是『讀書萬卷不讀律』的，不讀

律所以沒有辯護士，只能有訟棍；訟棍是不能保障人民權

利的。

中國人提倡權利思想的日子太淺，中國有法律教育的

日子更淺，中國有律師公開辯護的日子又更淺了，所以什

麼約法和憲法裏規定的人民權利都還是一些空文，軍人官

吏固然不知道尊重民權，人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享用保護

自己的權利。到了權利受損害的時候，人民只知道手忙脚

亂的去走門路，托人情，行賄賂；却不肯走那條正當的法

律的大路。直到近幾年中，政治的衝突到了很緊張的地步，一面是當國的政黨用權力制裁全國的輿論，不容許異黨異派的存在，一面是不滿意於現政權的各種政治勢力，從善意的批評家到武裝反抗的革命黨派。在這個多方面的政治衝突裏，現政權為維護自身的權力計，自然不恤用種種高壓方法來制裁反對勢力，其間確有許多過當的行為，如秘密軍法審判的濫用，如死刑之濫用，如拘捕之衆多與監獄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種恐怖的心理。在這種政治勢力的衝突之下，尤其在現政權用全力制裁武裝反抗的政治勢力的情形之下，一切情面門路友誼種種老法子在這裏都行不通了。直到這個時候，才有人漸漸感覺到民權保障的需要。民權保障的運動發生於今日，正是因為今日是中國政治的分野最分明，衝突最利害的時候。我們看上海發起這個運動的宣言特別注重「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就可以明白這個歷史背景了。

我是贊成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我承認這是我們中國人從實際生活裏感覺到保障權利的需要的起點。從這個幼稚的起點，也許可以漸漸訓練我們養成一點愛護自己權利並且尊重別人權利的習慣，漸漸訓練我們自己做成一個愛護自己所應有又敢抗爭自己所謂的民族的。要做到這種目

的，中國的民權保障運動必須要建築在法律的基礎之上，一面要監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訓練我們自己運用法律來保障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法定權利。

但我們觀察今日參加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人的言論，不能不感覺他們似乎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談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的保障，就成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永遠成了個纏夾二先生，永遠沒有出路。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我們以為這條路是錯的。我們贊成民權應有保障，但是我們以為民權的唯一保障是法治。我們只可以主張，在現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應該受正當的法律保障。我們對於這一點，可以提出四個工作的原則：

第一，我們可以要求，無論何種政治犯，必須有充分證據，方可由合法機關出拘捕狀拘捕。誣告的人，証實之後，必須反坐。

第二，我們可以要求，無論何種政治犯，拘捕之後，必須依照約法第八條，於二十四小時之內送交正式法庭。

第三，我們可以要求，法庭受理時，凡有證據足以起訴者，應即予起訴，由法庭公開審判；凡無犯罪證據者，應即予開釋。

第四，我們可以要求，政治犯由法庭判決之後，應

與他種犯人同受在可能範圍之內最人道的待遇。這都是關於政治犯的法律立場。離開了這個立場，我們只可以去革命，但不算是做民權保障運動。

以上所說，不過是舉政治犯一個問題做個例，表示我們個人對於這個運動的見解。除了政治犯之外，民權保障同盟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哩。如現行法律的研究，司法行政的調查，一切障礙民權的法令的廢止或修改，一切監獄生活的調查與改良，義務的法律辯護的便利，言論出版學術思想以及集會結社的自由的提倡，……這都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二，二，七。

## 教育罪言(六)(續)

旭生

我上一次曾經說過：我們相信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與我國的社會情形完全不適合；由無限農村組成的中國，應該創造出來一種農村的教育；至於從前所用的都市教育應行廢棄。所以我們對於教育是根本改革派。但是在我陳述我們的改革計畫以前，先要陳述我們相信當擬改革計畫的時候所應該遵守的幾個根本原則。

一，擬計畫以前，對於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

應該完全知道，但是當擬計畫的時候，應該把這一切完全忘掉，專就我國的社會情形，社會經濟情形想出一種教育他們的方法。將計畫擬好以後，對於現實的與理想的教育有不銜接的地方，當然不免要找出來些過渡的救濟方法，但是這些救濟方法，應該是改革計畫完成以後再添加的，不應該從計畫未成以前就混進去的。這也是很平凡的原則，用不着怎麼樣說明。不過我還要聲明一件事：就是我們

顯然相信；擬計畫以前，對於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應該完全知道，可是我個人對於這些，實在知道的很少，所以我所擬的改革計畫，一定有很多不適宜的，不精密的地方。這些却都希望肯承認我們農村教育觀點的教育專家來幫助我們，糾正我們，擬成一種確可實施的中國教育制度。

二，這種新教育制度實行以後，人民是應該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的。我們終天談民治，教育制度應該注意到平民均等受教育的機會，這也是如日月經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真理。可是我國現行制度，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由我們北幾省談起，有二百畝地的農家，不過能占全體農人百分之四五的比例，或者還要更少一點。他們已經很富了。但是他們如果想供給一個大學學生畢業，一定要鬧的筋疲力盡！至於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對於高等教育，絕不敢有所希望！我從前說，作官教育，可以陷我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而有餘，可是一個大學生當他畢業以後，他家裏已經供給得筋疲力盡，他就不想作官，不想每月掙幾百塊錢，風俗上怎麼樣能允許他？道義上也怎麼樣能允許他？想這樣掙，而自己又沒有一點生產的能力，社會怎麼樣能夠養這樣多的寄生蟲？所以上面所說這一點

如果做不到，不惟民治永遠做不到，教育的自身也永久沒有清明的希望。可是這一點能達到不能，却全在我們所說的第三件根本原則能作到不能。

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與生產相聯合的，尤其是要與農業相聯合。我國從前半耕半讀的理想是很好的，可惜沒有辦到。不過在從前行科舉制度的時代，離這個理想還不是很遠；學校制度成立以後，士農分業，似乎萬沒有再合的餘地了。大家也疑惑半耕半讀，乃中世紀不進步的辦法；時至近世，必須清楚的分業，才能專精勵志，學術界才能有迅速進步的希望。大家因為有這樣含混的觀念，所以對於都市教育的系統，雖也問或有人看到牠同社會經濟的情形不適合，而對於牠總不敢有根本上的懷疑。其實半耕半讀未能作到，並不是因為農人沒有工夫不能去研究學問，却是因為歐美工商業的社會，把教育都弄到都市集中，集中的結果是一切設備比較精良，進步比較容易；我們想趕上他們，遂不禁盲目地跟著他們跑。殊不知：集中是一件事，集中於都市是另外一件事。我們現在散漫著夢想從前科舉時代的或可以半耕半讀，固然要鬧到圖書儀器不完備，工具荒陋，進步毫無的危險，可是集中在大都會，那却是初改革的時候，沒有看見將來的流弊，懶惰著不肯

改良鄉野的交通，因陋就簡的辦法。說集中以後，誰家鄉遠，即學校設在鄉野，也不容易兼從事農業，那自然也有點道理，但是因離鄉遠而不得不含棄農業，那是因為沒有組織。如果感覺到必要，盡力組織，沒有找不出辦法的道理。並且士農分業，即在學業上，也有很大的毛病；農人終天同自然界接觸，而因為無知識，無方法，不能把他們所得的日常經驗，精細的記錄下來，比較起來。求學問的人，却老在書本裏面打轉轉，不同自然界真正接觸，學問不能真正的進步。並且因為他們的身體與自然界隔離日遠，耐勞苦的能力逐漸消耗。今日的士大夫，身體衰萎，不能任艱苦的工作，同農業隔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能把學校移在鄉野，另外的組織起來，與農夫的生活打成一片，則農夫能整理其經驗，已經踏進了科學的門坎，求學問人兼事農業，日與知識的泉源接觸，學問自然親切；身體也可得到健康，不致有神經衰弱等類的毛病，真是一舉而兩善備了。如果有人疑惑農業工商業全關重要，何以我們專注重於農業？那我們就答他說：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將來亦仍如是。我們固然希望全國的農業工業化以增加其生產力，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榨，可是我們

不希望將來工商業畸形發展，再步他們的覆轍。我們相信：改革教育而注重與農業相聯合，在最近的和較遠的將來，全不至于大有流弊的。

四，新教育制度的養成人才，要矯正從前供求不適合的弊害，須按著社會需要的數目而訓練。這個原則如果在國富充裕的時候，或者不很需要，可是在今日民窮財盡的時候，却是絕對必要。再進一步說，如果國富盈溢，即今日的教育制度，也或者可以不急著改革。前清鹽商鴉片商有錢以後，拏出來錢養些清客，還能問或對於文化有所補益，何以見得現行的教育制度，大經整理，就不能養出幾個人才呢？不過在現在的時候，學校裏面多養出一個廢物，另外一方面，就要添出好幾個餓鬼。現行的教育制度，無論怎麼樣整頓，總有很鉅大的不經濟，所以萬不能不從事改革。

我們所擬的新方案，略如下述：

現行的教育制度可以說是分為幼稚園，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學，研究院七級的。我們覺得這樣瑣碎的分法實在是不必要。在我們的新方案裏面，止有三級：兒童二歲（以下所言均依滿歲計）至六歲受幼稚教育；六歲至十五歲受國民教育；十五歲以上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一方面為專門教育，另外一方面為大學教育。

一，幼稚教育。我們計畫中的幼稚教育的機關，雖然也叫做幼稚園，而離現制的幼稚園頗遠，離理想中的兒童公育辦法較近。兒童在兩歲以前，正在吃奶，應由母親招呼。兩歲斷奶以後即入幼稚園。每村可在村邊空地開四五畝為幼稚園。中心約畝餘，為兒童的遊戲場。周圍建築些樸素堅固的土房為兒童的住室。每所可容兒童十餘人，保姆二人。一切睡覺，吃飯，穿衣，沐浴等事，均由保姆經理。此周圍兒童住室以外可多樹林木，大小無定，亦為村人遊息之所。兒童除風雨或大寒暑外，工作遊戲均在遊戲場或小林中。外加一避風雨室，不得已時入之。房質應與村中通用者相同，惟注重于清潔及堅固。兒童的衣物食料均當由各家中按月均攤送往。縣城附近可開一保姆訓練所，由每村送數婦女往受訓練。畢業後即在本村服務。薪金較其他經營農家副業者稍優。

二，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中頂重要的是教職員如何養成，所以當談論以先，不得不先談高等教育裏面的師範學校。

因為在我們的計畫裏面，沒有中學小學的分別，所以我們擬議的師範學校，也沒有高等初級的分別，為一專門

學校。牠的位置是在鄉野的。但因為交通的方便，可選擇離鐵路百幾十里，有馬路可行汽車自行車，並適宜農業的地方。學校的房屋，止要不潮濕，不黑暗，堅固，清潔即好。無論校款如何充裕，不準建築清華燕京各大學一類的房屋，以致把學生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無論何種學校均應如此，不止師範學校也。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為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為新式工業化者。這兩個農場為全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共同耕作場，不得雇用工人。無論何種學校中均無年暑假，農忙即作田工，農閒即講學問。如初辦不易得能農事的教員，也只好暫請在農科畢業者經營農場。但以能手自耕種者為限，不能者絕不聘請。師範學校的學生前一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學生由各縣選派。在新制度中，萬不準河南省人跑到山東省服務，也萬不準南陽一帶跑到彰德一帶服務。止有鄰縣不出百里者教職員始可互相通融。每縣應先作一精密的統計，預計需要某種教員的數量若干。比方說，需要生物教員二十五名，那就要陸續選派三十五名就學。因為恐怕有中途輟學及疾病死亡等類情形，所以必須多派十名就學。學生一切全係官費。在我們新計畫裏面，高等教育一切學生



，幾乎全屬官費，一定有人疑惑款項何來，那就需要分別來說；我們的學校，是一個大農場的組織，教員學生自耕自食，本屬不成問題。我想經營的好，一定不止够教職員及教職員的家庭以及學生工人的伙食。如有贏餘，即當儲蓄起以爲擴充學校設備之用。住可由國家負擔。學校在鄉野建築，地址容易寬暢，不成問題。建築樸實堅固，供學生寄宿，辦法同現在的學校可大致相似。至于行，我們理想中的學生，如果有一百二百里地，一定可以步行走去。不過我們希望師生多作有計畫，有組織的學術旅行。這一類旅行，路途較遠，應呈請教育部核準後，即由國家免費。然則食住行均不成問題，衣則應視學校的性質，分由政府或地方負擔。各省應斟酌地方的氣候，定每學生需棉衣若干，裕衣若干，單衣若干，皮衣需要與否，由政府酌定。著爲定式，頒行各縣。材料不惟不準用舶來品，即他省土產亦不準用。本縣有土布即用本縣土布做成，否則用鄰縣的土布做成。每月可斟酌情形，給每學生零用費五角。法國戰前，凡服義務兵役者每人每日得銅子一枚爲零用費，此定五角，已較優厚。如此則每學生每年費用大約不出三四十元。畢業後必須在本鄉服務。應視地方經濟情形，酌給薪金。如一優良農夫經營農家副業，每年可得百元者

國民學校薪金可從百二十元起，漸加至百五十元止。如此則學校經費一定大減，從前六年義務教育猶思經費不足，現在九年仍不患無辦法。

國民學校略如現在的小學，但有兩點大異：一，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田，農閒治學。二，授課不如現在的每點鐘變換而以時季畫分。自然科學授以春夏；數理科學授以秋冬；歷史社會及藝術各科分配于各季。自然科學十分之八的時間係由教員領導學生作附近百數十里的旅行，隨地引誘學生啓問，繼之以講授；只有十分之二的時間到課堂中以學生的實際見聞中與書籍相印證。英國的植物，法國的礦產，學生將來一點不知道，也尚無關宏旨。可是他們那近數百里裏面的動植礦物，氣候，土壤等類，一定需要他們全弄得清清楚楚。秋冬則學生全到校受課。衣食原料可由兒童父母送往學校，學校請人烹煮縫紉；但在此役者並非工人，亦係教師。兒童至十四五歲時，即教之以烹煮縫紉，使他們自己試作。不過教烹煮縫紉的先生，不必由師範學校出身。十二歲後，加授農家副業及作本地相宜之簡易工藝的知識。

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分專門教育及大學教育兩種。一切專門學校均與師範學校相類。不過商科各種學校

地址，可近通都大邑，工科各種學校地址，可近工業區域以便實習。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將來全國人士，可以有人因職務關係——如法官醫生之類——不能兼事農業，但須無人不能從事農業，亦以防學或中輟，失業堪虞也。工商業的學校，須斟酌情形：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種農場，資其練習。以後本業實習增加，農業實習減去。如開始即有本業實習，亦可將農業實習酌量減去。如法律等類學生應由國家考選者，衣服零用費由國家供給。各種專門學校學生均受嚴厲軍事訓練一年。將來除有陸軍專門學校教授高等軍事知識外，沒有另外的軍官學校。非專門學校畢業者不得為軍官。此等軍官，非有外患，亦不得動員。各專門學校無齊一的年限，自三四年至十年不等。海陸空軍等類的專門學校，大約均須十年。三年後免除農業實習；後三年得有少量薪水。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薪金類數均採「祿足代耕」意，按年漸進，但均不得超過優良之農夫工人所得一倍。凡一切實用科學均在專門學校講授，至理論科學則在大學內研究。專門學校學生的受課要比現在大學學生多的多，自修及實地練習的功課多的多。但仍有若干的受課，與大學不同。

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中教授數學，國

文，外國文各種工具學問。雖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自由上課；國家亦不供給衣服零用費。大學中以研究室為單位。全大學中或有二三課堂。大學中無學生，只有助手。助手由受過預備教育的學生中考取。入後即有少額薪金。研究主任如認為需要者，每週也可以給他們講授一半點鐘。餘時均受研究主任的指導，學習研究。他們除了將來可以代替主任，繼續研究外，絕沒有另外的出路。如果有特別研究，能在科學中自找出一新枝，得將計畫呈學校最高之審查會審查。合格後即由學校酌加一研究室，並任之為新研究室主任。待遇則一切研究主任——因為大學中並無教授——可得到優良農夫工人全年所得的一倍半。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五年後，得入大學研究室中受指導研究。研究三兩年得有特殊成績後，可歸入專門學校作教授，其待遇與大學中之研究主任等。如某地方教育經費特別充裕者，可特選已經服務五年而成績優良的國民學校教員，入大學，研究本地方所特別需要的科門。如果成績良好，其研究主任認為有繼續研究的能力者，得由地方或大學為之設置一新研究室。待遇亦得比大學中研究主任。如過四年未得允許者，仍歸國民學校服務。

我們所擬新教育的輪廓大約如此。看見這個計畫的，

是否有人感覺到蘇俄的制度有很多的相同點，疑惑我多從蘇俄的制度取材？那我就老實告訴他說：對於現行教育與社會經濟狀況的不適合，我于民國八九年初回國的時候已經感覺到。但是那時候國難未急，我個人的精神頗覺麻木。偶然想到，不過想設法子補救，對於都市教育的自身，未能有根本懷疑。前年上半年曾在北大講演過一次教育制度的問題，也仍是這樣的思想。國難驟來，我麻木的精神頓受鉅大的刺戟，對於現在的教育狀況異常痛心。深思之餘，漸知教育制度自身的缺陷，中國抄襲外國教育制度的荒謬。但直至去年暑假時，消極方面雖已清楚看準而積極建設方面仍未能有所擬議。暑假後閉戶冥想，始得結果，大約如上所述。同時讀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一步，對於教育部分，驚為先得我心。對於他所用的都市教育，鄉村教育二詞，亦認為確切不易。但是這個時候，我對於蘇俄的教育，很慚愧的，什麼全不知道。所僅知到的，不過是他們完全不抄襲歐西固有的教育制度，而另外獨出己裁，以求適于他們那社會的新環境而已。我既然想出新計畫，就問或同朋友談起。有一個朋友問我對於蘇俄的新教育制度是否頗有研究，我答完全不曉得。他說你所說的同蘇俄的制度相仿處頗多。這我才非常高

幸，向他借到一本蘇俄新教育。讀完之後，才知道我對於新計畫中所懷疑的各點：教育編成三階段，國民教育的延長，大學研究院的合併，均與蘇俄制度暗合，或大同小異。閉門造車，出門還能合轍，狂喜可知也。至于同蘇俄制度不同的各點，那却不是我所懷疑的。另外蘇俄的教育方法，有極多很好而我却沒有想到的地方，我當然希望實用的時候，把這些儘量採擇進去。不過我現在却沒有把拙稿在我上面所說的計畫裏面。這上面所說的計畫，大體可以說完全是我自己想的。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全國關心教育的人們，把教育的現狀，極嚴重的思想；對於我們的新計畫，極嚴重的批評。如果覺到這個改革方案不好，就提出另外的方案；如果覺得牠還有可用的地方，就精詳的補正。有一年的嚴重討論，這個問題或能鬧出一點眉目，然後得著一個實驗的區域，從師範學校辦起以為改組國民教育的預備。三五年後，全國試用新教育制度，我國教育的前途，或者能有轉機乎！

(完)

編者按：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陸續發表在下列各期的本報上：

教育罪言 (一) 第二五期 (二) 第二七期

(三) 第三十期 (四) 第三三期

讀者又可以參看本刊本期蔣廷黻先生譯的陶內先生

論「中國的教育」，其中有一部分的意見和旭生先生的結論頗相同。(適)

## 中國的教育

R. H. Tawney 著 蔣廷黻譯

在本刊第三十六期，我從陶內先生的「中國的農工」一書節譯了一段泛論「中國的政治」者。本期我續譯一段。爲未讀前篇者的便易，我可以說陶內先生是英國的一位大經濟史家及勞工黨要人。他曾受

太平洋國交會的委託來中國考察農工，又曾參加國聯派遣來華的教育考察團。

中國政治的上軌道及經濟的進步最後要靠中國人民思想的改變。中國教育的現狀如何？教育在中國的發展上，能占個什麼地位？

中國現有的公立教育是庚子年以後的產物，大部份還是近十二三年的產物。在不及人生一代的短期內，在內亂外患，經費困難，旱災水災，交迫之中居然能有這個產物已經是特別。可驚異的不是牠的殘缺，是牠的存在。在西方面到近年，大問題是怎樣使人民了解教育的價值；在中國還不成問題。中國的大教育問題是：怎樣使教育以中國

的實在需要爲基礎，不以外國的模型爲基礎；使教育人生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連；使授課及行政的標準提高；使現在這些無調勻的，相矛盾的工作成爲一個平衡的系統。

中國現在教育的弱點確是很嚴重的。應當作爲全部教育樓閣的基礎的小學，論質論量，都是很殘缺。究竟從六歲到十二歲的幼童幾分之幾入學，無從知道。充其量，平均不過百分之二十；在較好的省市或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僻遠區域，幾至全無入學的。入學的幼童之中，許多在學時期太短，不能收實效。中學分初高兩級，共六年在許多地方，讀畢六年的似乎很少。中小學裡的工作，在一個旁觀者看來——自然也有例外——偏重形式，書本理論，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程度。這種工作太忽略幼童的體質需要，太勉強他們用心；不圖喚起他們的興趣和好奇心，反圖堆積他們記性的負擔。他們應該利用耳目作有興

趣，有圖緊要的事的時候，他們反守着課本，聽着教員。學校過於用口授的方法，以致忽略實際工作和試驗。除少數例外，這種教育不預備幼童了解他們所生在的社會。真的，許多時候好像中國故意用教育使後代的人們呆蠢，神經失常，和不快樂。

大學——例外除開！似乎有同樣的毛病。因為中等教育之不良，許多大學學生實不能接受大學教育之益。他們聽講太多，應考太多；自修太少，與教員接觸太少。教員也是每星期講演鐘點太多；許多因為經濟的困難而兼課。教材過於利用外來的。頂壞的教授不過重演他們在外國所聽的講演，所讀的書本。頂好的過於注重知識的灌輸，忽略幫助學生預備他們將來在社會的生活。教授們還不注意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中國學生將來既要在中國服務，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比知道西洋的國會和交易所還要緊些。結果中國大學的空氣有如花房裏的暖空氣，不像天空的自然空氣。

中國現代的教育免不了學西洋，正如十六世紀的英國教育免不了模倣希臘羅馬。在中國，如同在歐洲，文藝復興的來源起於一種昔日所不知的或鄙視的文化的發現。那被生長在一個快要崩潰的社會的人，得了這個發現如同得

了一個改造社會的仙方。在這種空氣之中，西洋科學自然時髦起來，而對於科學的崇拜免不了不知分寸。西洋歷史的因果也就顛倒了；他們以為西洋文化是西洋科學的產物，其實西洋科學是西洋文化的產物。因此，政治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反承認了一種反民族性的教育為聯盟，為理想的目的，豈非怪事！

新知識的發現時期產生了中國現代的教育。此時期雖未過去，但其工作已完了。此時期生出一種醞釀；牠不能再有所為了。下個時期的工作比較更加困難，但若擱置，其結果必是國家的解體。除非教育在土內生根，牠不能成爲活的教育。救國的秘訣，就是西洋有這個東西，也是不能輸進來的；牠並非貿易物品。中國如要得這個東西；牠必須是國產。中國教育家遷移視線的時期到了；以後可以不必望天，應該看看脚下的地。惟獨在這個地上——這個中國生活的實況的土地上——中國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來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需要的教育制度。

中國社會有一種極驚異的特別：即知識階級與一般人民漠不相關。中國社會階級的區分，以財產為標準的，並不如在西洋那樣厲害。在舊日的中國，一個人之出類拔萃不是靠財產，是靠官級。因為官的出身由於科舉，所以

士大夫自然爲社會所尊崇。現在中國士大夫的威風尚存在，或者比往日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西洋科學的知識尤爲社會所推重。學生幾乎成了一個特殊階級。一進中學——大學更加——他們就進了一個特殊階級的階級。權利很多，義務則很少。有時候，他們好像全不知道民間生活是怎樣；除少數例外，他們也不想對民間生活的改良有所貢獻。教育僅幫助了少數人從一級攀到第二級，並沒有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除非知識階級與民衆的隔閡能够掃除，民族的圖新不過是虛文。

小學教育當然是全體教育的基礎。在質與量兩方面均須改良。只要教員及行政者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初步的改革可以在短期內實現。所要改革者不在機械，而在精神。要把小學從現在這種無生氣的書癡的工廠改爲適合人生基本需要的學校並沒有不可能的理由。小學很可教小孩們養成康健的日常生活習慣。小學可以給小孩們工作的機會，如簡單木工，種植花草，飼養牲畜。小學可以幫助小孩們了解他們四週的環境；只要把十分之九的書本燒了，而把平常種地，手工，及附近的交通作爲地理，歷史，及自然的課本。簡單一句話，小學的改革很可以拋棄這個從西洋搬運的講授及教本制度。其實兩洋也正在那裡廢除這個無

生氣的制度。學校的作用不在使小孩採取成人所認爲正當的模型或程式，是在使小孩康健及快樂。這個顯明的原則就是中國及所有的國家的小學教育改革的基礎。

小學教育推廣的問題比較困難，但深知此中情形的人認爲不是全無辦法。在比較進步的省市，如江蘇浙江及杭州天津，入學的幼童約與一八五〇年的英國相等。在這些區域，如有相當準備，應該能够實行強迫教育。教育部可以爲這些區域預定一個實行的時期，並且偕同地方當局調查校舍和師資，及趁早作補充的預備。要緊的不是一時要遍行強迫教育，是要在這些區域作個榜樣。

中國的中學教育也是太偏重書本。全國的中學太趨一致。很少的中學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課程，那就是說，以農工爲課程的中心而以其他科目爲輔助。高中除有普通文科科目預備學生升學及當教員外，照章程應該有職業科目，但實際上有的很少。結果一方面有些絕無學文科天才的人也受一種所謂普通教育——究其實，這種教育就是文科的專門；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需要有用知識的人的時候，學校反供給過多的善於宣傳舞弄筆墨的人。中學的改革也不是一件深微奧妙的事情，僅施行一個顯明的原則就夠了；青年並不因爲作了學生就不是青年了。中學的課程應該

減輕和簡單化。上課的鐘點應該減少；露天活動的機會及個人或分組自動的工作應該加多。已有的高中如不設立職業課程，教育部應取消他們的註冊。專有文科課程的高中，除非萬不得已，不應添設。

已往中國大學教育的進步真可驚異。憑空造起，不過二十多年，到這個地步，可佩之至。發展既快，自然產生尙待解決的問題。有幾個大學，無論在那一國，都可以引爲光榮。其他則有很嚴重的，幸而可掃除的缺憾。因爲大學在中國影響之大，這些缺點的修改是很關重要的。

大學的弱點一部份在於組織，一部份在於教育方法。一方面，大學在地理上的分配是絕無佈置的。一九三〇年，北平及上海兩處有全國五十九個大學之中的二十五個，及全國大學學生百分之六十。同地有好幾個大學致工作重複，且原可以成立一兩個好大學，事實則因分散而有好幾次等大學。政府既常欠經費，學校財政不能穩定，因之教授多兼課。

另一方面，許多大學學生不够資格；結果他們自己不能受益，而全校的程度爲之降低。學生聽講有每星期過二十五小時的；他們的工作平時則忙於作筆記，考試的時候則忙於背誦筆記，致犧牲自己的觀察和思索，而所得的知

識有許多絕無意義，因爲與自己的經驗沒有關係。教員講演的時候過多而又兼課，所以師生之間除講堂外難有發生密切關係的機會。因之學潮時起，教育工作不能進行。這種空氣是最不適宜於青年的長進的。

在中國，如同在別國，高級職業及政府機關大部份吸收大學的畢業生。因之上面所說的現象與國家的關係當然很嚴重。這班人員，在作學生的時候，對於中國生活的實況所學的既少，對於學校的章程稍不便於己就反抗，要這班人來計畫和執行一個改造中國的方案簡直是幻想。

大學的改良，在行政方面，第一要經費穩定。同時國立大學的經費既出於政府，政府當然可期望牠們不要有浪費，不要在同一個區域內有重複。能合併的應該合併，不能完全合併，也應該成立聯邦式的組織。這兩種改革倘能實行，學校就能按期發薪，而兼課的毛病就能廢除。此外如各地的大學能聯合起來，執行共同的嚴格入學考試，大學的程度就可提高了。

行政的改革還是次要。根本的毛病還是大學教育的商業化。經濟壓迫學生去圖得學位，壓迫教員去幫助學生得學位。除幾個例外，中國的大學已屈服在這種壓迫之下。結果這些大學的學生人人都畢業，確是沒有一人受過教育

。這話我想不是過當的。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是受過教育的人，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畢業生。這個改革確不容易。現在的學生，將來的學生，以及他們的親戚，因為利害的關係，難免要反對。大學教育是許多職業的入門。牠不但是

一種投資，如同在別國一樣，並且因為中國經濟的落伍，幾是惟一的投資可以圖謀較舒適的，體面的生活。除非大學能供給一班受過嚴格知識訓練而又能利用他們的訓練來解決中國特殊問題的人，中國的經濟發展及政治安定都不能有希望。

##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論

(一) 顧毓琇先生來信

適之先生：

今天看見孫逸先生關於「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論同先生的「附記」(本刊三十六期)，十分高興，因為我在原文裏早曾「希望當代的科學家同一切對於提倡科學及解決中國問題有興趣的國人加以指正」。

但是我讀完了孫先生的大文，我覺得或者還有把我的「太偏」的「主張」誤解的地方，敬再鄭重聲明如下：

(一) 我個人向來是看重科學研究的，對於從事「純粹科學研究」的人，向來是欽佩的。

(二) 前文所討論的是目前中國客觀的「需要」問題

。這「需要」二字並不含有絲毫褒貶的意義。我希望當代的中國科學家都來客觀地討論這個問題，不要主觀地「抗議」。

(三) 我不但沒有反對中國人學「純粹科學」，並且我是贊成青年注重「科學」的；我只感覺得「純粹」的「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

(四) 萬一我提出的討論有「使青年氣沮的指示」，我是十二分抱歉的。我的朋友同學們都曾聽我說過：「在科學研究上，中國人的資質和成就並不會比世界上任何一國人差」。我願把這句話轉獻給有志「科學研究」的青年。

(五) 但是，我們若希望「科學救國」，救危念存



亡的中國，我仍然希望全國的科學家同全國有志科學的青年，鄭重考慮「我們所需要的科學」是什麼？

○ ○ ○

我順便報告最近幾天我聽見幾位物理學者討論這個同樣的問題。他們的討論，自然受了山海關失陷的影響。他們所討論的專題是「高射砲」而不是他們研究有素而有貢獻的「X光論」或是「波力學」。他們竟有放棄「純粹科學研究」而從事「國防製造」的趨向。我勸他們不要放棄已有成就的「科學研究」，但是我亦贊成他們分出一部分精力來幫助國家解決「國防」上的許多科學問題。不知先生以為如何？敬頌

撰社

顧毓琇

一，二十二。

(二) 汪敬熙先生來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三十六號所載孫逸先生批評顧毓琇先生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那篇文章的話，我大體贊成。但是我還想補充幾句。

中國如沒有純粹科學的研究，只想以模仿的方法，利用外國的成方，去發展工業，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辦一

種工業，決不是完全抄襲外國的成法，便可以辦好的。各國的情形不同。就是利用他國的成法之時，一定是遇着許多多麻煩的困難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工業便辦不成。

有毅力的聰明的工程師，既是沒有受過研究的訓練，當然是也可以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把這些困難打破，把這些問題解決了。但是這種工程師是甚難遇到的。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辦實業的種種失敗，原因固然是很多；我們卻不能不承認沒有勝任的工程師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要想養成勝任的工程師，就不能不提倡科學研究。不但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時時可代工程師解決困難問題，並且受過一些研究訓練的工程師自己也有解決困難問題的興趣和力量。近幾年來，有些工業，漸漸辦的成功。其重要的原因的一個就是辦這些工業的工程師是曾經受過研究訓練的。

求中國實業發達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須極力提倡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純粹科學的研究。

這是一個很淺近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可惜不是多數人所知道的，所注意的。顧先生是學科學的人尚不如此主張，那就難怪黨國要人是只知道提倡應用科學了！我們應該大聲疾呼的說：「沒有研究的精神，研究的訓練，就是想

利用外國的成法來振興中國的實業，是一定辦不通呵。」

汪敬熙 二十二，二，二。

## 行政研究的重要 (通信)

廷黻兄：

昨讀獨立評論第三十六號我兄節譯陶內「中國的政治

」一文，甚感介紹之功。中國政治之改造應由地方着手，而地方政治應以省為單位，改良省政當從行政制度開始。

弟年來講學作文專介紹政治制度而不講理論者，即此旨也。北大政治系今年設有中國行政制度研究一科，其目的在研究中國現行政府機關之行政組織，本學年內只以北平公安局與中國外交部組織為研究題目。此科創設伊始，以實際調查之工作為多。出版刊物可供參考者則甚少。選讀者僅以四年級學生為限。半年以來，選讀諸生頗感研究之興趣。公安當局已予弟等以盡量之援助，此則非始料所能及者也。

中國只有政治而無行政。研究政治者多偏重政治學理，而忽視行政制度。弟人微言輕，雖欲有取挽救，亦恐無補於萬一。今得外國學者痛論之，得我兄宣揚之，得獨立評論廣播之，其收效自不可限量。但弟希望我兄暨獨立評

論諸君子作左列進一步之提倡：

(一) 各大學政治學系設行政制度研究講座。

(二) 中央研究院專設中國行政制度研究組。

(三) 中華文化基金會設行政制度研究講座。

弟意我國現代名人學者具有兩種錯誤的認識：(一) 言科學則只注重自然科學，而不同時並重社會科學。(二) 言社會科學則只言經濟調查或農村調查，而不注重行政管理。猶憶數月以前，適之先生曾有科學救國之論。當時弟即病其對科學之定義太狹。適之先生所着眼者為自然科學，殊不知國家之富強不能專賴自然科學之發達。社會科學至少有同等之重要。因為巴特斯之發明雖然「足够還清」法國對德五十萬萬佛郎之賠款，但美國韋洛貝 (W. Willoughby) 教授所提倡之中央預算制度於一九二一年經美國國會通過後，一九二三年美國中央政府的預算節省了三一二，一七二，二九二元美金。自然科學之巴斯特可以替政府還抵賠款。但政治科學之韋洛貝可以替政府節

省費用。弟認為行政科學實屬刻不容緩，而中央研究院與文化基金會更有首先提倡設立講座之必要。獨立評論諸君子倘於鼓勵研究魚虫鳥獸之外，能以些少金錢提倡研究人事機關的組織，以使之科學化，則助進中國政治改造之功

## 人與醫學（書評）

汪敬熙

當非淺鮮也。拜讀 尊文，因有所感，故不惜拉雜爲見言之。

弟邱昌渭上言

一月二十八日

Henty F. Sigerist: *Man and Medicine*,  
1932. W. 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N. Y., U.S. A. x+340pp.  
G. \$ 4.00.

這本書的著者 H. F. Sigerist 是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繼那有名的醫學史家 SUDHOFER 爲醫學史教授的。他作這部書的目的是想給醫科一年級的學生一個關於醫學全體的觀念。現在醫學一天一天發達，一天一天的專門化。醫科的功課門類愈分愈多。學生好像走入了一個大森林裏，只見一顆一顆的樹，看不見林子的全體了。這本書就是爲着救正此類而作。

他在這本書裏，以通俗的文字，極流暢的敘說：（一）常人的構造，生理和心理；（二）病人在社會的地位，

病人的行爲；（三）病的徵象；（四）病理；（五）病源；（六）醫學對於病人的幫助；（七）醫生在社會中的地位。他把醫學生所應知道的各方面都論到了。他對於醫學各部分的發達，有正確的了解，公平的估價；對於醫學與文化（CULTURE）的關係，看的清楚；更是時時不忘病人和醫生對於社會的關係。尤其好的，他處處都以歷史的發展爲他的根據。這本書實在是能達到他作書的目的的。

因爲文字通俗，敘說流暢，且能供給一個現代醫學全體的歷史的觀念，不但適合初學醫的人之需要，而且適合一般人的需要。誰不想着知道醫學究竟是什麼樣的呢？他原書一出，在德國便甚流行。一年之後，便出了瑞典文和英文譯本。法文和西班牙文的譯本也快出來了。

現在聽說已經有人動手將這本書譯為中文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從我們不是醫生的的人看來，我們的西醫多數是太偏了，很需要這本書所能供給的全部觀念。並且我們又深覺得，許多西醫是不了解他在社會的地位，不明白醫生同病人的關係，似乎是在太相信拜金主義了。讀這本醫生的及醫學學生多了，或者可以在提高西醫的道德標準上，有些好影響。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好處。現在國內各種中西醫學比較論，實在是太含糊，太不清楚，太不明白。

棉貨侵略是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中很重要的一種，歷年日貨輸入值中向以棉貨占最要地位。本書詳述：(一)棉業組織的內容(二)勞工狀況及工人能率的高下(三)生產成本的分拆(四)棉貨供求的比較(五)向外發展的前因後果。所有推斷，全以精確的調查統計作根據。非但可供我國實業家作借鑑，也是關心國際經濟者的重要參考品。  
△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出版▽

發為此種言論的人固然是對於中西醫學往往都是不甚了了。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論者絲毫不知中西醫學的歷史。這本書恰恰可以使讀者知道：(一)現代的西醫學是什麼；及(二)西醫學是怎樣發達起來的。這本書譯出來之後，至少可以使這些論者對於西醫的現狀和歷史有個清楚的觀念。希望他們再把中醫的現狀及歷史自己努力去弄清楚，再給中醫一個公平的估價。希望他們讀了此書之後，自己能承認自己有所不知，少發些烏煙瘴氣的話。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各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在新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每月一元二角，全年十二元。郵費在內。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每行每日五角，一月一元，三月二元，半年三元，全年四元。長期優待。

社會科學雜誌  
第四期要目  
價值理論的意義……樊弘  
世界食糧恐慌，原因及各國政府的救濟政策……王守禮  
浙西農產貿易的幾個實例：曲直生，韓德章  
日煤傾銷中之國煤問題……吳半農  
書評……吳承麟等  
定價：每期四角，全年一元四角，郵費在內。  
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發行

學風  
第二卷第十期  
書評的價值及其作法……董慶恩  
望溪手稿題跋……傅增湘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金東蓀  
西廂記底演變……傅永孝

清未安徽新教育(下)……高正方  
實事著述人物考(下)……蔣元卿  
評「現代中國經濟史」……楊子  
「文選」中國經濟史……(景賢)  
發行處：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冊零售一角，全年十冊連郵一元